



# 世界杯互动更精彩

## 玩转高校通

http://www.hngxt.cn

## 世界杯互动更精彩



### 哥踢的是默契

李承鹏

也许波多尔斯基踢的本不是点球,而是默契,我一点不觉得德国队违背了什么职业道德,跟当下的前程相比,德国的点球传统并不是什么颠扑不破的传统了。

德国人罚丢点球是在1974年那届世界杯,这支德国队那时只有一个人出生——第三门将布特。自那以后,德意志再也没有在世界杯上罚丢过点球。即使把欧洲杯算上,也只是在遥远的1976年大战捷克输在点球。漫长的36年,德国以粗大的神经一次次把对手干倒在12码点上。

布雷默说过德国队射门的心得:助跑距离长,正脚背,把球和对方门将一起打进网窝,这是德国点球的伟大传统,像奔驰的工艺一样无人能破。可昨晚波多尔斯基的点球却背叛了德意志传统,他只助跑了三步,用的是左脚内侧,像害怕踢伤婴儿一样踢出一记温柔……德国可以输任何球,但不可能输在点球,这概率就像乔丹扣篮失

败,邓亚萍把拍子甩脱,马诺说她不爱宝马。

但就是发生了,很诡异,波多尔斯基打了一个很山寨的线路,是门将最喜欢的角度和高度;另一个诡异是克洛泽居然被红牌罚下,不是后卫,不是后腰,是靠抢点而不是抢截为生的前锋。这场让彩民痛心疾首的比赛比法国输墨西哥更甚,比瑞士赢西班牙更吊诡,我们不能以任何阴暗的心理去揣测,因为德国有选择出线之路的权利。

小组第一并不是世界杯第一,我们现在已知道,如果德国队小组第一将在八进四中碰上强大的阿根廷队,小组第二则在复赛经过一场硬仗后,无论打乌拉圭、墨西哥还是韩国、尼日利亚、希腊都相对轻松,然后德国就是前四,就超额完成任务。所以不要谴责丹麦2:2平瑞典,球场诡异,人生诡异,谁说德意志的意志里就没有兵不厌诈的转基因?

就让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取第一,也许他们还闻

不到阿根廷帐前就倒在路上,以国际足联的想法,在票房尚未飘红的情形下,在法国出局几定,西班牙出线也脱层皮,英国病人的命运涂抹厚厚一层黄油的不妙形势下,布拉特必须保证拥有最多粉丝、最高收视率的强队能延长生命之线,布拉特不是为国际足联打工的,是为强势赞助商打工的,赞助商可不愿意看到由科特迪瓦、朝鲜、斯洛文尼亚、巴拉圭组成的世界杯四强图案,那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喜剧,是第一世界赞助商的杯具。

好在德国队输球也不输掉前程,也许波多尔斯基踢的本不是点球,而是默契,没什么完全的费尔泼赖,不要赖就算好品德了,我一点不觉得德国队违背了什么职业道德,跟当下的前程相比,德国的点球传统并不是什么颠扑不破的传统了。

包括下一步阿根廷的选择……

### 足球劳工的节日

苗炜

2002年世界杯是日韩合办,各自都修建了10座大足球场。球场新鲜亮丽,各国球迷碰见了都其乐融融,很有一种四海一家的感觉。那年9月,受一家赌博公司邀请,我去英国看体育比赛。在利兹看了一场英超。利兹城很小,球场也破旧,那些世界杯上的大腕就在这个外表破旧的球场上踢球。世界杯是一个节日,但对每个足球运动员来说,每周的比赛才是他们的日常工作。我的足球启蒙就在这时候完成——足球是日常生活的一种消遣,是一种长久的感情寄托,而不是四年发作一次的癫痫。

阿森纳的教练温格先生最近说,国家队越来越像是“快餐”,队员根本没时间在了一起系统地训练,他们打完联赛匆匆聚集,世界杯上也是打到哪儿算哪儿。我同意温格先生的论断,欧洲的联赛是世界足球的主体,本次世界杯,半数

以上的球员来自欧洲五大联赛,110多人来自英超。

欧洲联赛的劳顿会不会让世界杯的魅力减弱呢?比如法国、英格兰,状态非常低迷,球员把平常休假的时间用来打世界杯,劲头好像总是提不起来。这的确是个问题,特别是欧洲球队劳师远征的时候就更明显,但以我对世界杯的期望来看,这个问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喜欢看奥运会的一个原因,就是奥运金牌榜基本上就是按照所谓“大国地位”来划分的,奥运成绩的秩序和现实世界的秩序差不多。这非常讨厌。世界杯好看的一个原因就是,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都算不上什么,美国队像橄榄球队一样能拼,可走不了多远,英格兰和法国死气沉沉,中国、俄罗斯索性缺席,世界杯上最牛的队伍从来不是GDP最高或人口最多或面积最大的国家,最牛的从来是巴西、阿

根廷。我最喜欢看到的比赛是保加利亚1994年打败德国、克罗地亚1998年打败德国、现在的塞尔维亚打败德国,欧洲领袖德国被小国放翻,小国斯洛文尼亚和大美国斗个你死我活,这样的场面只有在世界杯上才能看到。

欧洲豪门俱乐部从小国搜刮人才,弄得本国观众每礼拜都跟过节似的有球看,我们4年才轮上看一次以国家为竞赛单元的欧洲杯。英法德意西,就是足球殖民地的宗主国,你们的足球劳工每年干9个月活,现在他们回到家乡,披上自己的战袍,好好揍你们一顿,好好恶心你们一番。在法国打工的阿尔及利亚球员逼得来自世界上最昂贵联赛的英格兰队毫无办法,这就是世界人民的节日。过了这个年,一大半以上的劳工又要回到欧洲去上班了,这帮人休假的时候打比赛能把状态调整好,你们豪门调整不好?活该。

### 巴尔干,怒火点燃荆棘!

麦家

巴尔干,又是巴尔干!巴尔干骑士安详一剑,再度刺破柏林上空的彤云,德国在飘雪!南非的冬日平地炸响第二记轰天惊雷。我们期待的世界杯从指缝中归来。绿茵百老汇舞过了平淡的序场,在这一刻,表演峰回路转,渐入佳境。

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现在轮到了塞尔维亚。巴尔干的足球哲学是条顿战车的死亡咒语。被诅咒了的德国队,维迪奇无间道般的手球拯救不了,神勇的门柱和横梁也拯救不了。我们不必再费神追究此诡异结局的理由,因为种种迹象说明,上帝已经变幻了一种目光,改换了一副面孔,或是重复了一个手势……总之让我们忘掉4天前德班那场恢弘华丽的交响乐吧,请带上最伤感和最快乐,痛快地与神共立,把消瘦的时间定格在马里恩科高举的红牌上,同德国巨人挥手作别,然后提起茶壶,哼着小曲,轻快转向塞尔维亚,转向巴尔干,流淌出欢乐的鼻息。

正如我曾反复表达的,对功利足球那番镇定之恨,我也愿毫不掩饰对细腻敏感的巴尔干足球——尤其是前南斯拉夫足球这份疼痛之爱。请听我说,这是一份苍凉无比的疼痛,它源于渭城朝雨,源于孤帆远影,源于都门帐饮无绪,源于风烟望五津。德扬·斯坦科维奇无奈创造的纪录(先后代表3个国家参加世界杯)可以为证,武西尼奇远在南非千里之外的孤寂身影可以为证。带着这份疼痛,我的思绪又一次飘回到遥远的1990年意大利之夏,那些在激情似火的烈日下纵情跳动的人们,可曾料想到普罗辛内茨基搭档斯托伊科维奇之梦幻二重奏会急促地舞成永恒的记忆?可曾料想到红星火枪手们高亢的凯旋之歌会转瞬即逝做流浪的旋律?潘采夫,这位一度手握精准要领的前锋,在惜败阿根廷之后发出豪言壮语:“点球不能说明问题,我想下一届世界杯是我们的。”他的满腹豪情又如何能够换来预知:所谓下一届,偕同他的信仰,都将会在喀尔巴阡那漫天烽火里被无限拉长,抛向天空,

最后坠成一声重若千钧、永不消逝的歇歇。

但是,此歇歇声中,年华虽可流逝,信仰注定不死。在萨格勒布,在贝尔格莱德,足球如同俄尔浦斯的琴声,荡漾着光荣的传统、坚毅的梦想和湿润的荣誉。当苍茫岁月流逝,城头变幻大旗,无数少年就更加焦急地蹂躏着脑汁一路向前狂奔——这不是修辞学,这是一种渴望。他们渴望以眼中的熊熊怒火,点燃前方那阻挡了风之自由的荆棘。我是如此深深知道,他们此渴望并非无端,在前方,有太多光辉夺目的榜样在呼唤,在指引。榜样的力量无穷尽。榜样也有名有姓,叫做苏克、博班、萨维切维奇或米贾托维奇。

于是才有了今天,那些历经沧桑成长起来的塞尔维亚少年们,带着榜样之羁绊,再度踏上这个同时属于终点和起点的舞台,他们成功抛开了首战之不快,用一场近乎奇迹的胜利对世人作出交代:只要还能信仰迈开脚步,流浪就只不过是凯旋而鸣的号令枪,如此而已。

### 悲喜“白鹰” 塞尔维亚

肖复兴

一直憋着塞尔维亚队的出场,心里暗暗地希望他们能赢。大概因为我曾经前后3次去过南斯拉夫,有些自作多情,仿佛和他们沾亲带故。

想想有意思,第一次去,那里叫南斯拉夫联盟;第二次,那里改叫塞尔维亚和黑山;第三次,删繁就简就叫成了塞尔维亚。到了塞尔维亚,国家越变越小,人口越来越少。

首场比赛,0:1输给了加纳,实在让我失望、郁闷,甚至悲伤。忍不住想,是不是因为国家变小,实力减弱了呀,无法再现南斯拉夫时代的足球风光?但在预选赛中,塞尔维亚曾经是多么风光威武,在号称死亡之组中,力压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五球大胜罗马尼亚,提前一轮拿到小组第一直接进入南非的入场券。而且,那么多大牌明星云集,不应该是这样的水平呀。

第二场比赛,塞尔维亚实在让我振奋。它一扫第一场比赛的颓靡,痛定思痛后,焕然一新,仅仅上半场就把

克洛泽逼得两次犯规,红牌罚下。斯坦科维奇、克拉西奇、约万诺维奇,三脚配合,线条爽朗,一气呵成,最后的凌空抽射,挽弓射月,一球穿心,这才是塞尔维亚的足球!

德国战车,先声夺人,而且是不可一世不眨眼皮地轰隆隆碾过澳大利亚之后,在塞尔维亚面前熄火卡壳了。

国家变小了,人口变少了,历史动荡了,却并没有阻止住塞尔维亚足球的脚步。这里有传统的积淀元素,也有着历史复杂的搅拌作用。如今参加南非世界杯的塞尔维亚队队长斯坦科维奇,就曾经代表过上述3个国家参赛,不知道他的心里会涌出何等的感喟。在这样的国家动荡之中,还能够保持自己足球应有的水平,作为球员,又该付出多少代价。继而再一想,一个国家分成了这样好几个小国,足球的力量总要分散和减弱,如果还是一个国家,他们的足球肯定令世界瞩目,胜利的前景绝对不仅仅一个德国。

足球,就是这样和一个国家的命运有着复杂曲折的

关系,而不仅仅属于个体球员的技术。同时,又潜移默化地和一个民族的性格有着传承关系。塞尔维亚人的性格是不服输,勇猛好斗,历史上土耳其入侵他们那里长达500年之久,他们从来没有屈服过,一直坚持抗争,直到把土耳其的侵略者彻底赶跑为止。铁托时代,面对法西斯的入侵表现一样的是这种性格,铁托曾经说过:别人的我们不要,我们的,别人一个也别想拿走。就是这样的性格,磨砺着、成全着塞尔维亚的足球。一个地方远不如中国地方大,又远没有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投入,却看到那里踢球的孩子比中国的多。记得在贝尔格莱德的米哈依广场,和塞尔维亚人聊天的时候,他们聊得最起兴的是足球,说起他们的球星,远比起他们在戛纳电影节获奖的电影《爸爸出差》要更有兴趣,且如数家珍。那的确是他们的骄傲,是他们由衷的热爱。

期待着塞尔维亚队在南非的天空中飞得更高更远。他们早就给自己的球队起了个绰号叫“白鹰”!